

北京长篇小说创作

精品系列

陆天明 著

泥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泥日/陆天明著.-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
ISBN 7-200-03037-6

I.泥… I.陆… 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6)第16983号

北京长篇小说创作精品系列

泥 日

NI RI

陆 天 明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011

北 京 出 版 社 总 发 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市兴顺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5.125印张 311 000字

1998年1月第1版 199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2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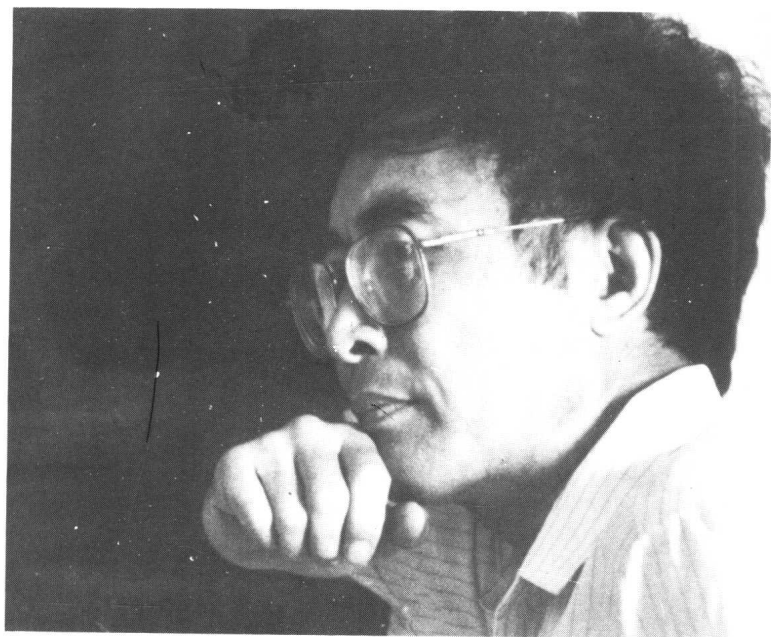
ISBN 7-200-03037-6/I·403

定价:23.00元(精)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构思宏伟、气度不凡、历史感很强、文化色彩相当浓郁、艺术成就比较高，并有一定史诗品格的长篇小说。小说发表后，在文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小说以肖天放、朱贵铃、宋振和等三个老兵家族三代人的命运为经线，以神奇的荒原壮阔浑厚的西部生活风土为衬底，用自然和人、历史和神话的重构法，架织进了肖大来、大来娘、三姨太、参谋长、苏氏姐妹、白氏兄弟、迺发五等人物的坎坷经历和独特性格；背景时空广阔而深远，笔调苍凉、悲壮、粗犷而又不乏优美，用比较清晰的现代意识，把握住比较模糊的历史事件，以震撼人心的现实主义力量，展示了对人生、对历史、对民族文化心态底蕴的深层开掘和思索。小说在借鉴某些现代主人的创作手法时，刻意进行了民族化的横移调整，为此，情节惊心动魄，人物入木三分，环境氛围精当细腻，创造了一个个令人叹为观止的人文景观，具有很强的艺术魅力和可读性。被许多著名评论家认为是近几年来长篇小说创作中一部难很的艺术上品之作。



李志明

没有路灯

我们将直接从破烂的码头走向海空

你的小手交给我汗和盐还有一个鸟窝

我的旧衬衣曾那样地延伸过你瘦弱的膝

头和鼾声和肉乐

长街在黑暗中柔软起来把我们相拥

乒乒作响的弹簧门涌出酒杯的摇晃

那也只是码头上咸鱼的喊叫

流进油腻的餐桌和木勺

我亲吻你走过的地面深窖枯枝断桥

你的竹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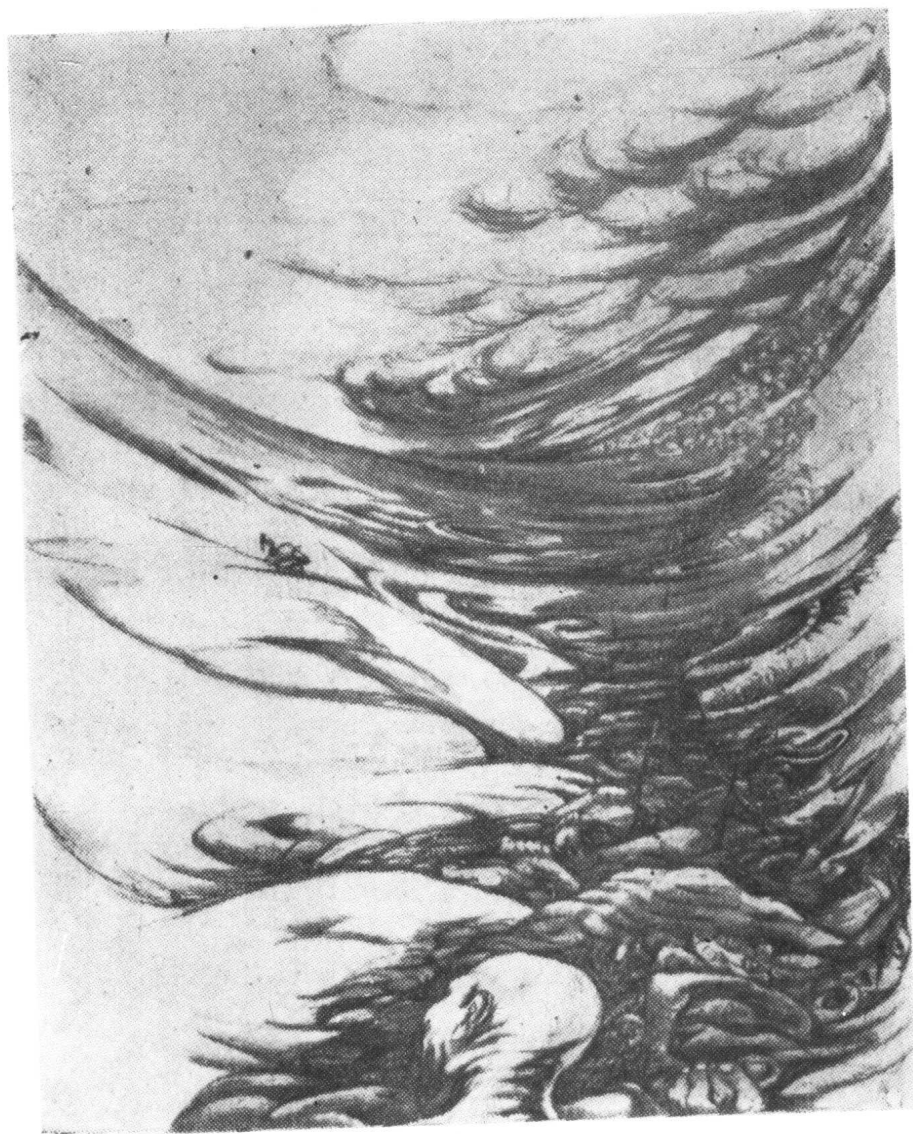
那一根鱼刺那一通铁丝网那一个鸟窝里

有一座缺少七扇窗户的瓦屋绝非土墙

于是在永远即便仍没有路灯进入雨季的干旱

也密也密也密却盼那从海空的湛蓝

作家手迹



1. 参谋长做了个很古怪的手势，那三挺马克辛水冷式重机枪突然响了起来……



2. 朱贵铃把她抱到那宽大柔软的皮圈椅上……



3. 每个月苏可都要雇车专程去八十里外的州府看望小丈夫宋振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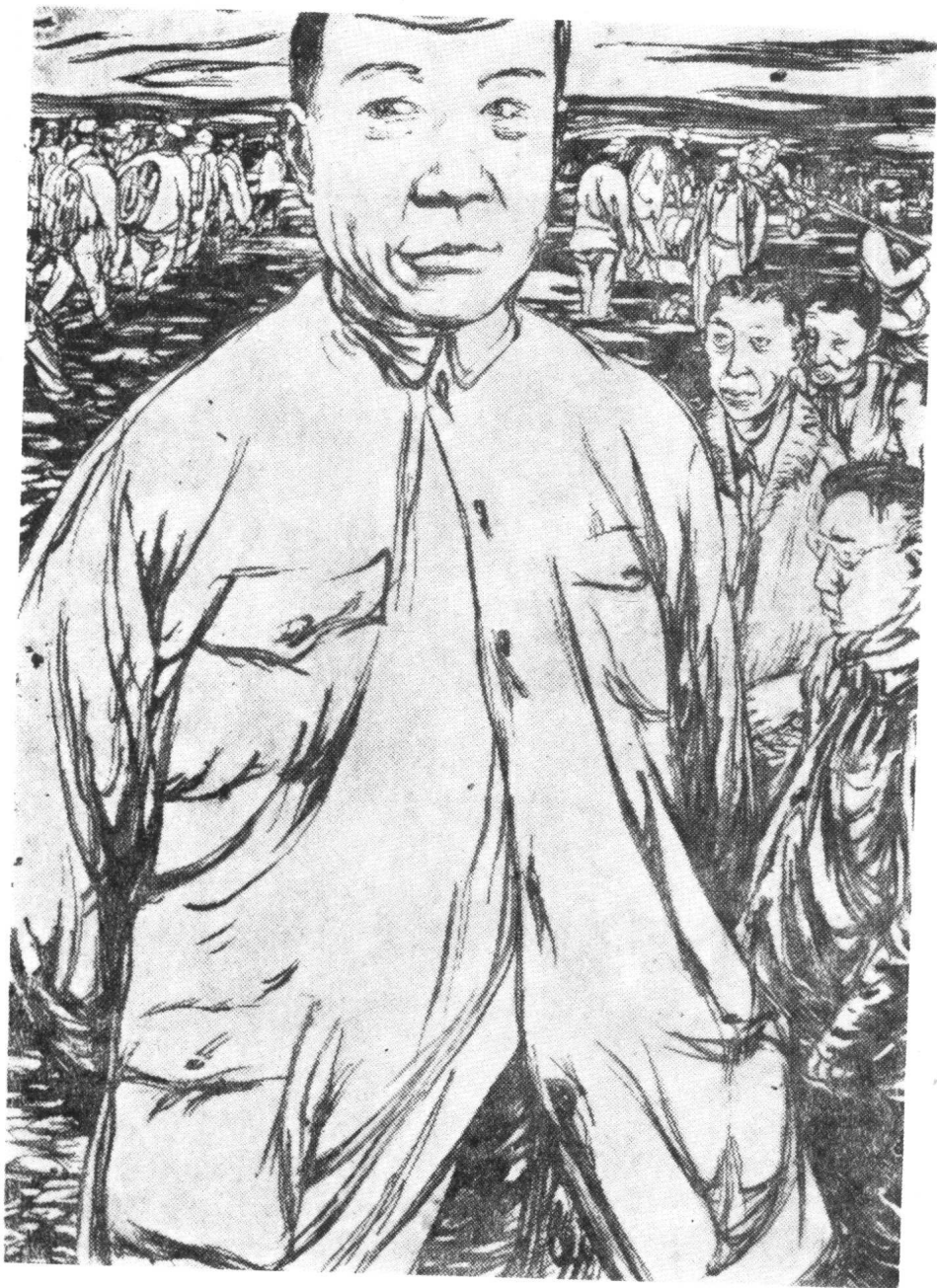


4. 这一年，浩浩荡荡的筑路工程大队，已经把铁路修到索伯县城边了。



5. 大来娘撕心裂肺地叫了一声“天放——”就朝东头的大苇荡跑去

.....



6. 大家都很纳闷，不明白邰发五“扣留”这批人，到底想干啥？



7. 天放捂住脸，呜呜地抽泣着。五十年的一笔老帐。我的爹啊！……



8. 肖大来扭动着。他睁不开眼，只能听到自己下半身来回甩打地板窗框墙壁的声音，听到坚韧的皮肤在磨蹭中发出的窸窣声……

序

王 蒙

我和陆天明相识已经很久了。才一会面，他就引起了我的关注。我的印象：他是一个思想型、信念型、苦行型的人。他忧国忧民，他期待着热烈的奉献和燃烧，他完全相信真理的力量、信念的力量、文学的力量、语言文字的力量。他愿意摆脱一切世俗利益的困扰。为了信念，他会产生一种论辩的热情，他无法见风使舵也无法轻易地唯唯诺诺迎合别人。他可能见人之未见却又不见常人之能见。他的几近乎“呆”的劲儿与特有的聪明使我想起年轻时候，例如五十年代的自己。他的大头、他的眼睛、他的目不转睛的执著，都很可爱，又有一点点可怕，还有相当的可悲。我觉得，他是一个充满悲剧感的人物。我不知道在那种情况下（“文化大革命”当中），我怎样向他传达一点经验、一点“狡黠”，帮助他避开他也许不可

能完全避开的悲剧性命运。

然而许多年过去了，他的历程不算太喜，但也谈不上太悲。毕竟时代不同了，谁说我们没有进步？他孜孜不倦地进行写作，用年轻人中突然流行起来的一句话说，他似乎活得很“累”。不同的是他的累不是由于文坛内外的营营苟苟、纵横捭阖、劫夺捞取，而只是累于写作、写作、写作……他似乎在事倍“功”半地写作，虽然像长篇小说《桑那高地的太阳》、中篇《白木轭》和《啊，野麻花》，也都取得了相当的成绩，获得了好评。

后来，在热热闹闹，沸沸扬扬的那几年，陆天明沉默着。文坛似乎有他不多，没他也不少。三年过去了，当新的勇者或者狼狽激动着一些作家的时候，陆天明抛出了一块大“砖头”，他寒窗三载、辛苦经营的新作力作——《泥日》。

说是“力作”可不是熟语套话。从《泥日》中我们几乎可以感到、可以看到陆天明的那透过了纸背的力度。那是一种思考的执著——他从来都热衷于进行忧国忧民、忧史忧文、忧斯民更忧人类的整体性思考。那是一种结构的精力，陆天明运了气、发了功，把各种强烈鲜明而又各具异彩的人物，把各种触目惊心、既“现实”又浪漫的生存状态，把富于反差的、既严峻又迷人的种种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把极有戏剧性但又大致合乎情理而且不落窠臼的故事情节组织在一起。那更是一种创造力、想象力的高扬。陆天明在新疆生活了多年，边疆的奇异风光、特殊的历史、民族与文化背景当是他构思这部长篇的基础。但陆天明无意去写某个边疆地区某个特定的民族、某段历史的事件与事件的历史，这并不一定是陆天明所长。陆天明全力以赴的是创造他小说中的一个边疆世界、一块边疆土地、一群带有传奇色彩、神秘色彩、极尽所能地“陌生化”了的血血肉肉之人。

如果说这部书标志着他的文学想象力、小说想象力的一大跃进，是他的创造主体意识的一大弘扬，当非夸张不实。他不拒绝猎奇，毋宁说他很喜欢猎奇。但他的猎奇不是局限于奇风异俗与无巧不成书的惊人之笔，他的猎奇与荒凉的地貌、多变、无情而又雄奇宏伟的气象（天象）、与人物的强悍、奋争、热情，与这一切的得不到结果、得不到答案，以及与历史的威严与并非完全可解的步伐，与对人生对人性对个性对国土的思索结合得比较好。这就是说，他的猎奇与严肃的思考追求结合起来了，他的猎奇有着远非一般传奇性作品所具有的广度与深度。《泥日》的传奇性既体现于故事更体现于人物，既体现于场景更体现于艺术氛围，既体现于题材的取舍（其中当不乏对于“可读性”的考虑）更体现于一种严肃的悲剧性。它不是历史，却充溢着历史感。它未必赞成“认命”，却流露着俯瞰的悲悯的宿命感。从严格的民族学、社会学的角度看，《泥日》并不（或十分不）可靠，却具备着一种相当理性的认识价值。它是有魅力的，更是有份量的。

我在读《泥日》的时候常常想到边疆、想到祖国、想到那些艰难而强悍地活着的人物，想到人生的辉煌与盲目，绚丽与残酷，想到欲望与情感的价值与无价值……

我更想到陆天明。我好像看到了身穿盔甲手执长矛的唐·吉诃德。我好像看到了赤身裸体、气功劈石劈山的河北吴桥（我的故乡一带）壮士。我好像看到了保加利亚的举重选手要求工作人员一次给杠铃增加了10公斤。我好像看到了他两眼中燃烧起的火光。我知道我无法用轻松如意、用俯拾随心、用舒缓从容、用举重若轻、用四两拨千斤的一套美学范畴或评文命题来谈论他。虽然我不无这种求全的希望。陆天明就是陆天明。我又想起他的几分“呆”来，不是食书不化。更不是真缺点什么心

眼。他这是一种选择，一种如今已经少有了、久违了的虽九死而未悔的郑重。《泥日》的成绩令人肃然起敬。《泥日》的美学理想令人感到崇高和静穆。也许他确实选择了一条事倍功半的路。也许他还远远没有进入“化境”。但是，当旁人竞逐捷径的时候，他的路不是更值得珍重与理解吗？